

孙犁

孙犁小说名篇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篇书系
ZHONGGUOXIANDAIWENXUEMINGJIANMINGPIANSHUXI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篇书系

HONGGUOXIANDAIWENXUEMINGJIANMINGPIANSHUXI • ZHONGGUOXIANDAIWENXUEMINGJIANMINGPIANSHUXI

孙犁小说名篇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孙犁小说名篇

作 者:孙 犁

责任编辑:王金亭

装帧设计:龙震海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00 千字

印 张:13.25

版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387-1125-2/I·1082

定 价:28.80 元

序

金 梅

1992年冬天,《孙犁文集》正续编豪华本出版后,老人一次又一次地,面对排列书柜的八大本自己的著作,沉思着、追忆着,又反复地对家人说:“我这一生什么也没有,就有这么几本书,……”

是的,就物质生活而言,孙犁决不是富有的,他的居室中没有一样高档的摆设,连珍藏他一生不能须臾离开的书籍的几个柜子,也是杂凑的;他日常的衣食,有如一般平民那样简单朴素;他却写下近三百万字的美文华章,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加增了绚丽的一笔。

孙犁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,与同时代的,或者与晚一辈的一些作家相比,他作品的数量,不能说是很丰盛的,平均起来,每年仅有四五万字面世。但一个作家的成就,是不能仅仅以其创作的数量评估的。当孙犁老人面对自己的文集时,在其所思所忆中,恐也包含着这样一点自慰吧:六十多年来,他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文学,也可以说是将文学融入了自己的生命,但他从来没有浪掷过些许笔墨;他的一字一句,都来自对生活的深切的和独到的感受,都是以真诚的感情出之的啊!

我曾有幸受孙犁老人嘱托和出版社约请,先后两次参与了他的文集的编辑工作。在这项工作过程中,不仅有机会从容而

深入地领略了孙犁的全部创作景观，更为其一生所发表的文字，都能编入文集而钦敬不已。

作家们到了晚年，欲将一生创作编成全集（或文集）之时，照理说，其所有发表的文字，都该入编。然而，不少中国现当代作家，在经历了历史淘洗之后，他们所发表的所有文字，都能够在晚年（这里说的是晚年，而不是创作生命还将延续的年龄段）收入其全集或文集之中吗？一个无情的事实是：有些现当代作家，当其晚年编纂全集的时候，面对写作于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的文章，由于思想内容已经过时，艺术上过于粗糙，也由于内疚和自责，终于将它们割弃和抛却了。我们不必再去责备他们，彼时彼地为何要写出那等文字了，但在作家自身，那毕竟是一生文字生涯中的败笔和笔墨上的浪费。而历史的教训，是应该牢记的。

孙犁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，少数几个能将一生所有文章，全部收入文集的大家之一。他能取得如许创作效果的原因之一，在于他始终不渝地以“文学是追求真美善的，宣扬真美善的”，这一文学的崇高职责，作为自己创作的最终的目的，并在这一目标之下，成功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生活、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。

文学，从来都是现实的文学，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状况，尤其要求它具备现实的社会效应。这样，即在以“追求真美善”、“宣扬真美善”为职责的作家们面前，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文学与现实生活、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。不少作家，由于忘掉了前者（文学是追求和宣扬真善美的），或者简单化地处理着后者（文学与现实生活、与现实政治的关系），以急功近利的一时效应替代前者，其结果，必然是作品生命力的短暂。孙犁创作的独到处，表现在他既能一贯地坚守着前者，又能以前者去观照

后者。

这是一个在现当代文学史上，不断出现、时常困扰着作家创作实践的问题。

孙犁的基本观点是：文学既离不开政治，却又不是直接解释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。他说，他主张“写作离政治远一点”，但“不是脱离政治”，而是指“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，你不能做文艺上的表现”，只有“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，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。当然作家的思想立场，也反映在作品里，这个就是它的政治倾向。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，才有思想性，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。”孙犁在这一表述中，透露了他在处理文学与生活、与政治关系问题时的“远近观”。这一“近”——“远”的含义是：“近”者，创作要从生活出发，作家的生活实践不能远离而要贴近现实（生活），其间，当然也包含着对国家大法和功令（即所谓政治）在现实（生活）中的效应的关注。正如孙犁所说，“任何文学作品，……都在表达作者的观念。但生活是基础，生活积累越富，理解越深的，则生活可以完全包容概念。……观念，是‘体验观察’生活而后得的‘概念’，不能先有主观的概念，而后去拣选生活，组织生活，构成作品。”“远”者，当作家依据现实生活的体验，进行构思并形诸笔墨时，要离现实生活本身（包括其内含的政治性因素）远一点，或者说，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要有一定的超越性。这非但因为文学作品不等于现实生活，也是由于现实生活本身及其包含的政治性效应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历史的检验，才能对它作出或褒或贬的评判。不“近”，便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，即有作品，亦不能具备现实的品格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。不“远”，将文学作品的使命等同于现实的政治功用，即有一定的真善美的品格，亦不能超越时空流传后世。更不要说，那

些一时配合了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，其所写内容，被实践和历史证明是假恶丑的作品了。而孙犁作品之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，正是由于作者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了，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生活、与现实政治之间的，这一“近”、一“远”的关系。他在以其独有的“远近”观，处理文学与现实生活、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全部创作实践活动中，始终不忘用“文学是追求真美善的，宣扬真美善的”，这样一种创作思想一以贯之。并力求升华出，带有长久性价值的，社会人生的主题和人类感情内涵的意义。

我想，以孙犁所表述的文学创作上的“远近”观来读解他的作品，或许就能把握其奥秘之一二吧。他的小说，写于现当代历史的各个时期，既有发表时的现实意义，在今天和今后，仍将以它蕴藉沉潜的真善美的品格，发挥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量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主持的《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作家全集丛书》，是一项总结以往、迎接未来的浩大工程，意义至巨。孙犁小说，列为一集。由于作者本人年老体衰，不能亲自执笔作序，我以一个喜爱其作品的晚辈，写了这点杂感，以补阙如。

1997年8月2日于天津

目 录

序.....	金 梅 (1)
一天的工作	(1)
邢 兰	(7)
战 士.....	(13)
芦 苇.....	(16)
女人们 (三篇)	(19)
琴和箫.....	(28)
丈 夫.....	(36)
老胡的事.....	(43)
黄敏儿.....	(50)
第一个洞.....	(56)
山里的春天.....	(61)
杀 楼.....	(66)
荷花淀	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一.....	(75)
村落战.....	(83)
麦 收.....	(90)
芦花荡	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.....	(98)
碑	(105)
钟	(114)

“藏”	(134)
嘱 咐	(148)
新安游记	(158)
纪 念	(162)
光 荣	(173)
蒿儿梁	(190)
采蒲台	(201)
石 猴	
——平分杂记	(211)
吴召儿	(216)
山地回忆	(227)
秋 千	(235)
小胜儿	(243)
正 月	(253)
女相士	(263)
高跷能手	(268)
言 戒	(272)
三 马	(276)
小 D	(280)
王 婉	(284)
村 歌	(288)
铁木前传	(353)

一天的工作

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，有一个交通站，叫口头村。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，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，就是山西省了。在这条路上，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，山口上，还有一个碉堡。

口头村交通站门口，摆着几十根铁条，就是火车轨，这些铁轨，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。

交通站长红眼老八，正站在铁轨旁呼喊着的，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，而那系烟袋的东西，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，显得太不配合了。

有一群人聚拢来了，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，运送铁轨的。这一群人，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，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，也有戴着白粗布叠成的孝帽的。

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，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。

红眼老八呼喊着的：“三个人抬一条，——两个人抬，一个人预备替换，气力大小配搭一下。”

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，大家你喊我，我

喊你，组成了十来组。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，近的五里，远的有二十多里的。

十组人组成了，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，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。

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，就跑到他跟前说：“老哥，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，回头有一个小包裹，你送走吧！”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，爬上山道……

这时，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。

真是三个小孩子，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。他们跑过来，还都喘着气，头上冒着汗气，肩上背着粗麻绳子，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。

领头的那个银顺子，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，他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：“谁是交通站长？”

“我是！”

“我们也抬一根。”

“你们是哪村的？”

“潘家沟呵！”

银顺子接着说下去，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，昨天接到这里去的“公事”要三个人，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，就叫他们三个来了。他们三个，两个是青抗先，一个是儿童团，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，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，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，可是走错了路，直到现在才到了……

“还不晚吧？站长！”银顺子末了，笑着问一句。

“晚是不晚！”红眼老八说，“不过你们能顶事吗？”

“能呢，站长！”银顺子说，“我能背二斗小米呢！他们两个也不弱，在村里摔跟头，他们也称霸呢！”

红眼老八想了想说：“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，叫他和你们一道抬吧，四个人换着。”

“别的，几个人抬一条？”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。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，真像狼。

“别的是三个人。”红眼老八说。

“那我们也三个。”小黑狼斩钉截铁地说。

二

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。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，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，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，和那用不着的麻绳。

这是小黑狼的主意。小黑狼说，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，应该先抬，三福还是儿童团，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。

在路上，为了这件事，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，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，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，许多洗衣服的娘儿们都说：“瞧！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！”——这两个，没有三福，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：“嘿！人家抬，你跟着，给人家提夜壶！”三福不能忍耐了，低着头喊：“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！”

三福就提出了意见，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。

小黑狼正在喘气，身上流着汗。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，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：“儿童团只能站岗哨，抬东西可差点劲！”接着是“嘘！”

“我不过比你小一岁！”

“小一岁，你就是儿童团！”

“我娘还说，我生月大，按打春说，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。”

“大一个月，也是青抗先！”

三福简直恼了，他问银顺子：“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？”

“你问那干么？”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；他脚上的疮又破了，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，被石子刺破了，成了疮，他想现在冷了，到哪里弄双鞋子呢？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呀！

银顺子三岁上就死了娘，起先给人家放牛，十三岁那一年到了大同府，在一家鞋店里学徒，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，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。

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，那是他娘留下来的。

这时，他听见三福问他，他就走慢些。

“一过阳历年，我就是青抗先了！”三福害羞地说。

小黑狼笑了：“哈哈！”笑得不好听，“你不等阳历年么？不要脸！”

.....

.....

他们走下山坡，有几组大人，正在把铁条放下来，抽烟休息，见他们三个来了，就说：“你们也歇歇吧！这两个孩子！”

“不歇了，我们在前面等你们！”他们三个回答着。

三

走过去，小黑狼想起个问题，想难一下三福。他说：“三福呵，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什么玩意？”三福想了想，总是想不出来，就接着说：“你说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我说你是儿童团，不行，你还不服气呢，连这个玩意都不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，你说呵！”

“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，我们这里是用木板，日本人就用铁的了！”接着又说：“银顺子到过大同府，你一定知道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银顺子在心里笑了！

“对不对呢？”三福也问。

“这是火车道上的铁条。”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，怎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，前头有火车头拉着，呜呜地叫，会冒黑烟，火车站上怎么热闹。

“对呀！”三福说，“整天价听人说，我们的队伍扒敌人的火车道，就是扒这个东西呀！小黑狼说是炕沿，炕沿，哈哈！”

小黑狼辩白说，那原是他听潘楞子说的，潘楞子从保定府回来，说日本人最喜爱铁，他就想，他们的炕沿，一定也是铁的了。

“潘楞子？你不要听他的话，那家伙有些汉奸样。日本人喜爱铁，是拿去做枪炮来打我们哪！”银顺子警告小黑狼。

小黑狼不言语了。

四

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到了大高石，找到了交通站长，他们把铁条交代好。

天气已经晚了，但他们准备还赶回口头村站上去，打算就睡在那里过一夜，他们想，明天也许还有东西拾。

到一个小河旁，他们坐下来，吃了带着的那玉黍棒饼子，喝了些水，大家跳着走了。

三福也忘记了不高兴。银顺子还对他说，他拾东西也行。等回到家里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，说三福很成，以后便可

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。

三福就更高兴了。

1939 年 11 月 15 日于灵丘下石砚

邢 兰

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，叫邢兰的。

他在鲜姜台居住，家里就只三口人：他，老婆，一个女孩子。

这个人，确实是三十二岁，三月里生日，属小龙（蛇）。可是，假如你乍看他，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，你可以说他四十岁，或是四十五岁。因为他那黄藁叶颜色的脸上，还铺着皱纹，说话不断气喘，像有多年的痼症。眼睛也没有神，干涩的。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。因为他身長不到五尺，脸上没有胡髭，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，好眯着眼笑，跳，大声唱歌……

去年冬天，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。我的工作刻蜡纸，油印东西。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。这房子房基很高，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。看西面，一带山峰，一湾河滩，白杨，枣林。下午，太阳慢慢地垂下去……

其实，刚住下来，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，那几天正冷得怪。雪，还没有融化，整天阴霾着的天，刮西北风。我躲在屋里，把门紧紧闭住，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，从门上面的空隙，从窗子的漏洞，从椽子的缝口。我堵一堵这里，糊一糊那里，简直手忙脚乱。

结果，这是没办法的。我一坐下来，刻不上两行字，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。脚更是受不了。正对我后脑勺，一个鼠洞，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。起初，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，吹着冷气；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山鼠出入的小洞洞。

我走出转进，缩着头没办法。这时，邢兰推门进来了。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，来这里转转。我就请他坐坐，不过，我紧接着说：

“冷得怪呢，这屋子！”

“是，同志，这房子在坡上，门又冲着西，风从山上滚下来，是很硬的。这房子，在过去没住过人，只是盛些家具。”

这个人说话很慢，没平常老乡那些罗嗦，但有些气喘，脸上表情很淡，简直看不出来。

“唔，这是你的房子？”我觉得主人到了，就更应该招呼得亲热一些。

“是咱家的，不过没住过人，现在也是坚壁着东西。”他说着就走到南墙边，用脚轻轻地在地上点着，地下便发出空洞的通通的声响。

“呵，埋着东西在下面？”我有这个经验，过去我当过那样的兵，在财主家的地上，用枪托顿着，一通通地响，我便高兴起来，便要找铁铲了。——这当然，上面我也提过，是过去的勾当。现在，我听见这个人随便就对人讲他家藏着东西，并没有一丝猜疑、欺诈，便顺口问了上面那句话。他却回答说：

“对，藏着一缸枣子，一小缸谷，一包袱单夹衣服。”

他不把这话拖延下去。他紧接着问我说，他知道我很冷，他想拿给我些柴禾，他是来问问我烧炕呢，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。他问我怕烟不怕烟，因为柴禾湿。

我以为，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，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